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四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鬲臂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且足者不為有餘。知者不為不足。多者不為多。寡者不為寡。是以聖人將養其天。而棄之。足近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存。棄其有少多。所大即所小。所多即所少。多者方多。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夫道德者。實多也。故多力于仁義者。列也。十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見其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未之有。然少多之見。各有定分。余之少多。天下不可以加。故各守其分。則少多無不自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其少。則欲多而自少。是舉天下而棄之。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非以有用。故然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之謂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四

駢拇第八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四

駢拇第八

以多為用。而少者。謂之。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為。未嘗不。其少而貴多也。見大可知。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其多而貴少也。見小可知。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少。其未嘗不以性為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同於聰明者。非乎。而推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夫曾史之仁。仁已為矣。天下未嘗慕其德。而必慕其史。則曾史之仁。豈天下駢於辯者。繫死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眩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夫揚墨其奇。聞其荒。聞之。則必謂其言。之。間。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過非天下之至正也。此駢旁枝。各自是一。之。正耳。然以一正。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彼正。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矣。故合者不為駢。以枝正合。乃而枝者不為駢。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騁擗

以合正枝乃長者不為有餘。以短正長乃短者
不為不足。以長正短乃是故。急脛雖短續之則
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此正彼而損益之。故性
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如其性分
而任之則無所去。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夫仁義
之情性也。彼仁人何其多憂也。而憂之者其可
謂多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乾之
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
也。謂之不足故泣而哭之。以爲有餘故啼而泣
之。夫如是舉羣品萬殊。其憂之也矣。嗚呼。亦
安其天性不決斷而能哉。今世之仁人蒿目而
憂世之患。可謂愛之過可謂則天下之目亂矣。以
而人干難而後仁也。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
而養貴富。乃無可尚之。則人安其分。將量力
而任。豈有決已哉。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
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寡也。夫仁義自是人情
其難窮也。情達達如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
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
屈折禮樂。啗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騁擗

常然也。天下何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
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
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
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夫物有常
而不自覺也。故古今不二。不可勝也。與物無
德之問爲哉。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
也。仁義連連。抵足以大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何以知其然邪。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
仁義。夫與物無傷者非爲仁也。而仁功見焉。故
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
而後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乎仁而由乎美
義。則仁義者。天下之具也。是非以仁義易其
性與。雖廣其無易之情。而故嘗試論之。自三代
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自三代以上
通無爲之通。亦有爲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
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失其素之責
也。然則德者。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
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夫

殺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向哉故與世常
 有繁榮亮麗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不經
 揮斥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繁榮而居形者不
 獨則矣殉葬無殉也故乃不故此教子者事業
 殉其所殉而世與世同殉也故此教子者事業
 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賊與
 殺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賊奚事則挾
 策讀書問殺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相與事不
 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
 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
 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騁辨 五 莊子 騁辨 五

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
 小人於其間哉夫天下皆以不殘爲善今均于殘
 也若知迷之由乎無爲而或則向去甚而反
 實哉極矣亮榮將均于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
 自得君子小人矣辨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
 雖通如會史非吾之所藏也在此係彼爲屬屬
 故不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藏

南華真經評注

也率性通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
 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
 明也而此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明而不係
 于聰明也吾所謂藏非仁義之謂也藏於其德
 而已矣忘仁而仁吾所謂藏者非所謂仁義之
 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夫仁義爲善則損
 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于己彼我同于自損
 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
 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
 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舍己爲人者
 而已矣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
 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何以失性爲淫僻則所
 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
 敢爲淫僻之行也此道德之不爲謝其復之無
 累通我忘彼
 若斯而已矣
 歐陽公曰語至刻急每結皆緩若深厚不可

知者優柔有餘得雄辯守勝之道自
經而子未有成片文字枝葉橫生首
尾救應自爲一家若此以下數篇者
但論筆意亦大宗師也
豬伯秀曰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
雜篇則爲郭象所刪脩但摘篇首字
名之而大義亦存焉
歸震川曰通篇只一意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騁拇

七 騁拇篇

馬蹄第九 騁拇篇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飲水翹
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騁拇篇第九
寢無所用之馬之真性也
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維之連之以羈縻
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治之刻之維之連之以羈縻
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于自任而乃
走作驅步求其遇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
若乃任騁之方漸驅疾之分驟則足跡踐平
八荒之表而乘馬之性全矣而戒者聞任馬之
性乃謂放而不牽問無爲之風運云行不加陶
者曰我善治植圃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
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植木之性豈欲
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
而陶匠善治植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任以
然而不加巧者爲不善下治也任以
習焉能爲規矩以矯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
之善治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乃善治之
不亦過乎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夫民之

莊子卷四 盜跖

將爲肚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
滕固扇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
負其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絨滕扇鑄之不固也
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
付此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
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
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閭
閻之所布未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閭四竟之
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
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
國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
變之具也矣是向而彼之盜賊咸以爲非應
以守國而爲人守之也所盜者豈獨其國邪
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無以異其國也故田
成子有平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
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
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法唯人所用未足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
以爲全富之具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莊子

士三 陽明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長弘施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龍之君亦得孫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
亢者皆聖法之由也而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
斯位而放其虐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
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
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
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所以
爲盜資也反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
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
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則聖人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
本能知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聖知不亡而
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于有聖矣然則有聖
之害難多猶愈于亡聖之無治也雖愈于亡聖
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其矣天下莫不求故曰
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
起大盜起則聖人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
起而聖人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
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而
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聖人無貴賤事無
乃樂跖之所至朝而以成其大盜者也斯倍聖
人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莊子

士三 陽明

南華真經評注

矣嗟乎以色
誦人也

楊川脩曰篇中說田成子盜齊一事說的爽

快透徹當時不課聖人之法安在何

怪莊生之奮詞

汪南溟曰此篇直叙中間排比大約以盜形

容聖人末言去知所以去盜論雖不

經然文氣雄渾洶湧可法

歸震川曰至聖至知反為盜資絕聖棄知天

下自安通篇一意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莊子

十七

三陽藏書

在第十十一

南華真經評註

世之恬愉使物爭尚是鄙而不自得
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夫不恬不
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自
長久可人大喜邪毘於陽大怒邪毘於陰陰陽并
毘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
成章此皆堯舜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
學生而振薄陰陽也故得失之謂喜怒集乎百
姓之德則寒暑之和散四時之節差百度皆亡
萬事夫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鸞而後有盜跖
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
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莊子

十八

三陽藏書

陸秀夫曰說則
不必解

不能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罰不勝故
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何何焉
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
功過非以善惡也故理至則通之然後至一
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故何何焉與
通致遂終以刑賞爲事性命之情何而安哉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
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
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
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則政淫悖之患
矣相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
可也存亡無所任其所以天下將不安其性命
之情之八者乃始僞卷懷囊而亂天下也必存
者則不能任自然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
矣天下之惑也尊之以爲貴豈不甚哉而後
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成以言之跪坐以進之
鼓歌以儔之吾若是何哉非由奇而過去故
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
後安其性命之情無爲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

南華真經評註卷四 在宥

十九 三陽藏書

陸秀夫曰說則
不必解

已者非迫于威則也直抱道懷朴故貴以身於
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
以寄天下則身且不能安其知天下何物故君
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握其聰明解其尸居
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出處無其神動而
天隨天隨理而動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
自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任其自崔瞿問於老
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領無攪人
心攪之則傷人心排下而進上則上言其易擾
也上下因殺乃安全耳淖約柔乎剛強則能淖
柔矣廉劇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夫水火之
不保其全其性則何水火之有哉其疾僂仰之
間而再撫四海之外所賦也其居也淵而靜其
動也縣而天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可使如縣而
係者其唯人心乎人心之變靡所不爲而後故
不可禁之勢也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攬人之心
夫黃帝非爲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
見述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非黃帝之
擾也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脰無毛以養天下

南華真經評註卷四 在宥

二十 三陽藏書

陸秀夫曰說則
不必解

陸秀夫曰說則
不必解

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

廢然而起曰善哉問乎

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

昏昏默默 空寂昏默皆了無也人莊老之所以
昏昏默默 屢稱無言何哉民生物者短促而物

也又固有爲乎已生乎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

將卽正則知不操而形不邪也必靜必清無

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見。又申。齊子多。多。

乃長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與女全具內閉女外守守其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宥

多知爲敗知興崖故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

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夫樞開陰之原乃達于大天地有官

隆陽有藏任之愼守安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

取于性命之極長生之貴帝母手書日月

黃帝再拜稽首曰

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則而人皆

以爲極徒見其一變也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

通變之通以應無窮一也失吾道者上見光

而下爲土夫無窮之道則自筌于一變而不符均同上下故俯仰具心今夫

百蟲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土無心者也

手撫心故嘗反穿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無心而得往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之也當我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

乎則無作而非一。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

遠、近、雲、霧、方、將、拍、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

卷四 在宥

崔暉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

衆衆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

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

育羣生爲之奈何鴻鴈豕捐脾雀躍掉頭曰吾弗

知吾弗知雲將不得聞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

野而遙，瀟瀟雲鼎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

不而自得知而自得所而自得表而自得昌而自得王而自得不而自得知而自得所而自得生而自得而而自得自而自得得而自得生而自得

者狹乎以觀無妄夫內足者舉夫內足者舉矣又可口以斯

之生乃自其受用皆自正也凡入何失而已

二一五六〇

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夫秉物非爲速而述自乾，猖狂

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爲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控不亂。

玄默戔而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以其靜也。及草木禍及止蟲。昔聖而受害也。意治人之過也。夫有治之所由生也。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言治人之過深，僊僊乎歸矣。僊僊，生起之貌。嫌不能通達故遣使歸。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夫心以用傷則

養心者其唯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不用心乎吐爾聰明倫與物忘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閑付自然則無爲而自化矣大同乎泮溟出物無際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坐亡任焉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不知而復也渾渾沌沌終身不離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知而復知與復乖矣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闕問則失其自生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知而不默常自失也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

劉涓子曰廣成
鴻蒙之譜已盡
復歸之齊世見
得世之大病不
出可此

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心欲出羣爲衆獨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衆皆以出爲心。故所以爲衆人也。若我亦欲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衆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異于衆。而爲衆主也。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則衆則寧也。若不問衆則寧之。千能皆我師也。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問衆之自爲。而以已爲之責。此爲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已爲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習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任耳。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

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
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與天下相因而
成者也今以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寒矣悲
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
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
物者不可以物物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卽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
不足沒有而不物故能物物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
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
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用
下之自爲故馳獨往獨來是謂獨有人皆自異而已獨

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夫與衆玄同。非求貴于衆。而衆人不能不貴。斯
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
于一致。故是衆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
獨有。而欲衆新軒冕。冒取非分。豈歸之也哉。
故非至貴也。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心
形聲也。大人之教。若影之隨形。聲之隨心。有問而應
之。盡其所懷。使物之隨。爲天下配。則者爲主
處乎無聲。待物以行乎無方。轉化挈汝適復之。撓
撓。自動之性。即無爲之至也。以遊無端。與化
無出入。無旁無表。與日無始。故無始也。頌論形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宥

二十七

三陽藏書

軀合乎大同。其形與大同而無已。有已則不
無已。惡乎得有有。天下之無已也。已既觀
有者。昔之君子。能美其觀無者。天地之友。則任
其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
民也。因其信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
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而不可不爲者事也。夫
者尊此必然之理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夫
藏十彼。故匿也。彼各自爲。麤而不可不陳者法
故不可不爲。但當因任耳。遠而不可不居者義
也。以述能而不陳。妙中哉。遠而不可不居者義
也。當乃若之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故廣乃仁

非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夫禮節者。禮之節也。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德之中也。非德一而不可
不易者道也。事之難者。難一。神而不可不爲者
天也。非天不爲。神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順
已而成就於德而不累。自然與出於道而不謀。
以爲會於仁而不特。特則薄於義而不積。特
以爲應於禮而不諱。諱則薄於義而不積。特
辭事以應於禮。而不諱。非由是而應。接於事而不
辭。特於民而不輕。特其自爲耳。因於物而不去
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宥

二六

三陽藏書

因而就任之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夫爲
不以其本也。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夫爲
以足爲故。爲之自足。則不明於天者。不絕於德。
不明於天者。不絕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
有爲而德。不德也。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
以得物。則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
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在上而任焉。有爲而
累者。人道也。能率其自德也。不主者。天道也。不
天之任物。則臣者。人道也。各當天道之與人道。
也。相去遠矣。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爲而自
得。則若通達。臣道勞。勞不可不察也。君臣之
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

佐乳

秦少游曰此篇自無為說到有為復自有為

而返於無為抑揚開闔變化無窮鴻

蒙以下突起三峰斷而不斷文字之

妙非言說可盡

汪南溪曰此篇言安養天下只在養身所謂

養身者不離夫人事而以天道為主

耳

歸震川曰以至道全身以無為治天下則吾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齊

五

得長生之秘入安性命之情矣因民

性有遷故法未嘗廢雖有為而實無

為也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四

南華真經評注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五

二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而自化也萬物雖多其治

一也一以自化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天下與心無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自得故得而不竭所以成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二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萬物之應備

德也

物自得

技也

德兼於道

道兼於天